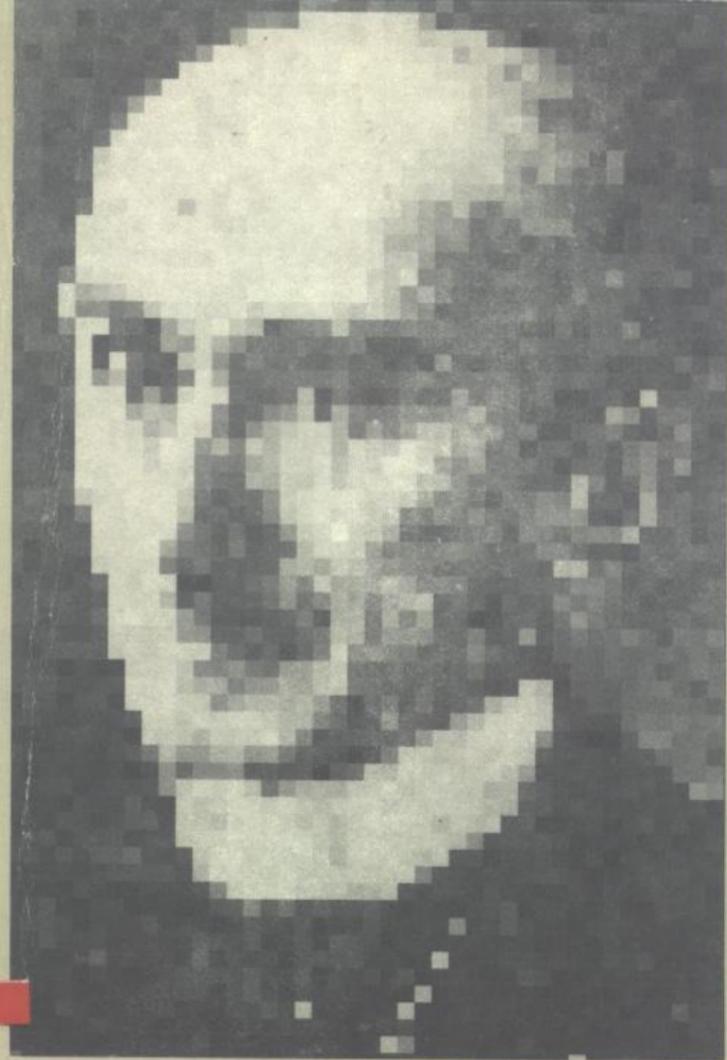


ON TRY MUHIN WORLD MASTER THINKERS



柏 格 森

[波兰]拉·科拉柯夫斯基 著
牟 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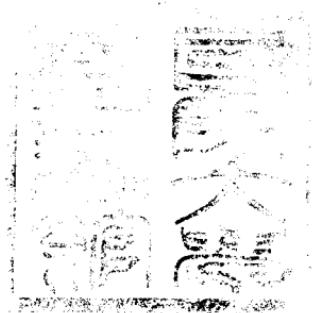


2 020 8565 2

-233

柏 格 森

[波兰] 拉·科拉柯夫斯基 著
牟斌 译



责任编辑：刘 继
责任校对：宋 朋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勤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柏 格 森

(波兰) 拉·科拉柯夫斯基 著

牟斌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激光照排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36×965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76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200 册

ISBN 7-5004-0829-3 / B · 162 定价：2.15 元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尊敬的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入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的思想睿智之光。这套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深深受着他们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影响。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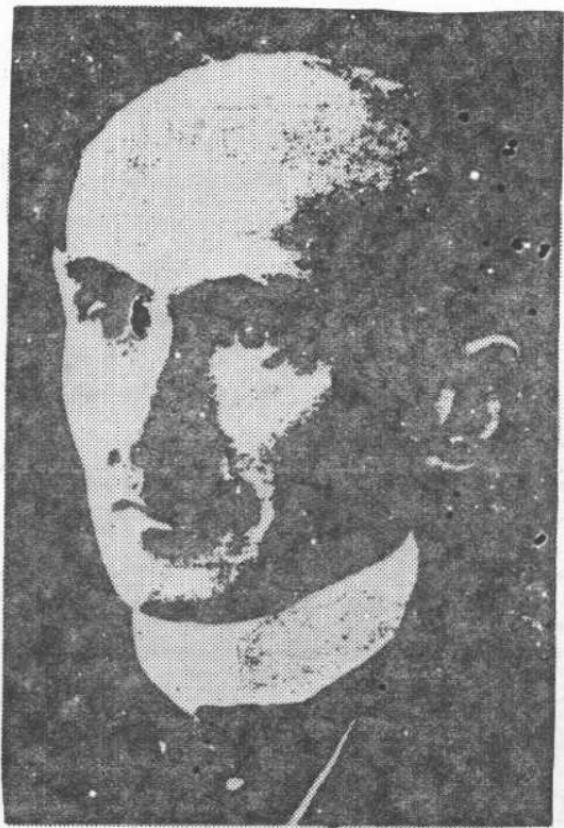
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的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像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他们的著作从无译本加以介绍，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需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从外国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中加以挑选，进行翻译。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为译本。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使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思想，而且了解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选择译本时，我们力求取材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下的读者不致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

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目 录

柏格森的主要生平	(1)
第一章 超越科学	(5)
第二章 时间与静止	(19)
第三章 直觉与理智	(35)
第四章 心与身	(53)
第五章 生命与物质	(74)
第六章 社会与宗教信仰	(99)
第七章 批评者和追随者	(121)
人名汇集	(145)
供进一步阅读书目	(149)
译后记	(156)

柏格森的主要生平

亨利·柏格森的生涯是学者式的，表面上看却是坎坷的。他于 1859 年 10 月 18 日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一位波兰犹太人，一位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母亲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犹太人。由于受他母亲的影响，他自幼就熟悉英文。

柏格森高中（孔多塞公立中学）毕业后，1878 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饶勒斯也在同年进入该院，而杜克海姆则在一年前进入该院。1881 年毕业后，柏格森被委任为一所公立中学的哲学教师，他先在昂热教学，1883 年又到克莱蒙费朗授课。1888 年，他重返巴黎，在三所公立中学里讲学，并获得很大的成功，其中在亨利第四

公立中学呆的时间最长（1890年——1898年）。1898年，他被任命为讲师（大约相当于英国大学的讲师）。到1898年为止，他已经发表了《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用拉丁文写的《亚里士多德在论空间中所推断的观点》（1889年），以及《物质和记忆》（1896年）。他在1894年和1898年两次向巴黎大学提出谋职申请，据说杜克海姆在他谋职未被获准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1891年，柏格森娶路易斯·纽伯格为妻。他们有一个天生就耳聋的女儿，后来成了画家。

1900年，柏格森荣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职务，次年被选为伦理和政治科学院的成员。1900年，他发表了《笑的研究》。1907年发表了《创造的进化》，这本书很快就广为流传，并使他声名远扬。他一生很少外出旅行，只在1911年到过牛津和伯明翰授课，1913年到过纽约讲学。

1914年，宗教法庭把柏格森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据说雅克·马里坦在实施这一惩罚的活动中异常活跃，其显明的理由是柏格森颇受天主教的现代主义的鼓吹者欣赏。同年，他

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

战争期间，柏格森偶尔就某些现实问题发表一些短文。1917年2月，他肩负外交使命乘船前往美国，力劝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总统加入反对轴心国的战争，但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大事件，确实难于加以评估。战后他被选为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主席。1925年退休。

1919年他的《精神、能力》问世，这本论文集写于1900年到1914年期间，主要讨论心一身问题。1922年，他的另一本著作《绵延与同时性》问世，这本书主要是同爱因斯坦讨论相对论的意义和影响。

1927年，柏格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最后一本主要著作《道德和宗教的两种起源》于1932年出版。两年后又出版了《思想与运动》，这是一本在1903年就写成的论文集，其中有两篇文章从未发表过。

1937年，柏格森立下遗嘱，他说倘若不会助长反犹太人的势头，他将在天主教教堂接受洗礼，但他仍愿同在宗教上受到迫害的人在一起。同时，他正式宣布禁止出版他的任何手稿、信件和笔记。

1941年1月3日，柏格森在敌占区巴黎

犹太人登记的队列中站立数小时后，由于肺炎发作而溘然长逝。

第一章 超越科学

一、柏格森的中心思想

当我们审视柏格森在当今知识界中的地位（毋宁说他没有地位）时，我们感到难以想象，他在几十年前不只是一位著名的学家和作家。在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看来，柏格森无疑是哲学家，即一个时代最卓越的智慧代言人。柏格森的声望在第一次大战前几年，尤其在《创造的进化》（1907）问世后就已达至顶峰，在20年代和30年代，他的影响力仍遍及整个欧洲，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几乎消失殆尽。在其颠峰时期，柏格森的声望和影响恰好能同萨特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所享有的时髦地位相媲美。他每周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都是上流社会的大事，众多法国名流蜂涌而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全部主要著作都已用英文、德文、波兰文和俄文发表，其中有的著作已用许多其他文字出版。在法国文学界，赞美或激烈抨击这种新哲学的文章和书籍连篇累牍。1914年，宗教法庭把柏格森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而教会很少对非天主教作者使用该手段。这本身证明，法国的天主教知识界是多么惧怕他的影响，依据教会的看法，柏格森的影响是如此恶劣。

这种魅力并非完全能够长久保持。例如，柏格森不像他的同代人爱德蒙特·胡塞尔那样，他始终只是作为一个受冷落的古典作家而幸存。甚至在法国，公众现在对他的著作的关注也仅仅是残烬之兴。确实，仍然有人在某时某地写作论“柏格森主义”的博士论文，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当今的哲学家在研究和授课之时，几乎不关心柏格森的遗产。柏格森的某些信条和见解一直残留在存在主义哲学里，但在上下文的关系中，也完全改变了这些信条和见解的意蕴。柏格森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和其随后的消失，作为文化现象是值得注意的，而且必须被看作是欧洲精神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普遍变化的一个方面。

柏格森在《哲学直觉》（1911）里，谈到

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只能说出一个主题，而且通常只是努力表达它而已。这个最重要的主题总是十分简单的，但哲学家一直只在它的周围环绕，并用各种繁复的结构来遮掩它，最终不能使它昭明，因此，得等待他的读者和评论家来完成这个艰辛的任务。

假若把柏格森的观点运用于他自己，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想便能概括他的哲学：时间是真实的。我们所表达的这一陈述听起来并不特别令人感到富有启发力、创造性或使人振奋。但我们一旦探索了它的意义就可以理解，这原来就是柏格森思想的一个核心，并由此而显现出一整幅崭新的世界图画。

时间是真实的这句话的意思首先就是说，未来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存在。在柏格森看来，这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论点。对决定论者而言，每一事件不过是藏在现存条件里的既成实在的延伸而已，事件的进程似乎在于显示一种永远预定的天数，时间好象就是一部电影放映机，而整个电影故事又完全被摄在电影胶片里。反之，对柏格森来说，宇宙生命是一个创造过程，新东西（因而不可预见的东西）则出现在每一瞬间。

第二，这个思想意味着，任何物理学公

式——无论是经典物理学抑或是相对论物理学——都不能触及或使我们进入真实的时间，因为物理时间不是真实的。我们在科学或日常生活中，所感觉的时间仿佛是另一类空间：一系列彼此相继的同质的片断所组成的一串无限长链。这种时间是我们为了实用的目的所需要的虚假的和抽象的杜撰物。倘若一幅简单的图画同时显现出整个实在，一切便不会在物理学公式中发生变化。柏格森称真实的时间为 durée（绵延）〔把 durée 翻译为 ‘duration’（持续性）不恰当〕。真实时间既不是同质的，又不是可分的，不是从运动中抽象出来的某种属性，而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我们通过直接的经验直觉到它。

第三，真实时间因而只有通过记忆才是可能的，因为过去完全积聚在记忆中。在抽象的物理学时间里，一个片断决不会保留在相继的片断里，它们只在一个毫不相关的顺序中并存。在真正的绵延里，任何东西既不会死灭又不会逆转，每一瞬间自身汇集着整个过去之流，每一瞬间都是新的和不可重复的。既然记忆不是物质的一种样态，人的心灵便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肉体无关，而且，心灵在肉体毁灭后仍能续存。

第四，假若真实的时间具有记忆的特性，假若它的性质是心理学的，那么在时间范围内所说的宇宙的意义上，宇宙的进化似乎就呈现出种种类似精神的特性。柏格森旨在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此外，他也认为，进化过程（特别是有机体的进化）实际上是心灵的作品。进化论在本质上被归结为一种关于世界的精神图画。依据这种观点，物质本身只有在一种神祇的创造精神的框架里才是可理解的。

我们这样表达的“时间是真实的”这一表面上简单的思想肯定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自明之理，这一思想的说服力自然取决于柏格森所运用的论据的力量。柏格森仍想尽可能的靠近经验。与欧洲哲学的主流相反，他相信形而上学既是可能的，又是以现实的实验科学为基础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抛弃种种哲学偏见。哲学偏见使我们看不见实验科学在纯理论中的运用，我们却不知不觉地把这些偏见嵌入经验材料中。当柏格森批判联想心理学、唯物的心灵理论、机械的进化概念和对宗教的纯社会学解释时（这是他的四本主要著作的中心论题），他自始至终认为，他所抨击的全部学说根本不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无偏见探索的结果。这些学说把种种陈旧的哲